

V732/29

平 顺 文 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顺县委员会
第一辑 (总第一辑)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平顺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祝贺与希望·····	中共平顺县委书记 于志成	(1)
皓首茗边话童年·····	常国政 王德考	(3)
八年来日本法西斯摧残平顺人民的一笔血账·····		(11)
薄一波同志给赵作为同志一封信的批示·····		(17)
赵作霖传略·····		(18)
秦富宝放牛·····	王 元 赵树理	(30)
创作《秦富宝放牛》的前前后后·····	王 元	(37)
陈卿起义·····		(38)
大云寺·····		(47)
征稿启事·····		(49)

封面题字

县委副书记、县长冯国发

祝 贺 与 希 望

(代发刊词)

中共平顺县委书记

于志成

《平顺文史》(第一辑)在县政协领导的重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支持以及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同志们的努力下,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组织、搜集、整理、编撰,今天和大家见面了。《平顺文史》的编撰出版,开创了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也是我县政协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努力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奋斗。”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是对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人士结成更加巩固的爱国统一战线,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总目标,积极贡献聪明才智的大促进,是对“抢救”历史资料,教育今人,留传后人,激励众人,振奋精神,献身四化建设,振兴山区经济的大推动,它在政协的全部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平顺县史虽不悠古,但在这1550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历代人民,却富有勤劳耕作,艰苦创

业，顽强抗暴，不屈不挠的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特别是在现代历次革命斗争中，平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涌现了成批英雄人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急需征集起来，并加以研究。《平顺文史》的创刊，将对这一工作是个大大的推动和促进，也是系统整理和研究我县文史资料方面的一个大突破。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把这一工作搞好，就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各界热爱文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因此，希望各界人士自动起脑来，拿起笔来，广征精选，“抢救”资料。同时在搜集整理文史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拘观点，不拘体裁，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使之真正起到贡献当代，传之后代的作用，为加快建设山区，振兴平顺经济作出新贡献。

在这十亿人民同心同道，团结奋斗，大干四化的明媚春光里，愿《平顺文史》这朵鲜花能以她独有的特色和丰姿常开不谢。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皓首苍边话童年

——忆1941年反扫荡的几个片断

政协平顺县委员会主席常国政口述

王德考整理

我家是石城镇黄贝坪村，1941年反扫荡中的几件事，时间虽然过去四十四个年头了，但由于是战争的经历，不平凡的机遇，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先从参训队说起

1941年春，那时我刚刚十四岁，乳名东善。一二九师军校（参训队）住在我村，军校共有二百多学员，都是团级干部，大部分是东北人，每天夜里是营级干部值班警卫。参训队有个姓唐的教官，管教政治课，村上都叫他老唐，后来才知道老唐的名字叫唐勋。唐教官害上了疾病，搬在我家西屋住。这座房子里只有一个土炕，我睡在土炕上，唐睡在连头柜上。唐教官每天上午发病，下午照常讲课，听其它人说唐是旅级干部。参训队在黄贝坪住了三个月。四月二十五、六日，情况吃紧了，参训队转移到外线。军校走后，老唐因病住在我家，吃在我家，我管给他送饭送水，夜里他教我识字，讲革命道理，我叫他老唐哥。

黄贝坪座落在平顺涉县交界的千山万壑之中。平时，这里住着军校和一二九师的后勤机关。我记的一二九师的合作社就设在村大

庙里，是和村上合办的。部队上有个叫史有朋的专管跑买卖，穿戴象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实际上是一二九师的军火员。军火库就在后山的岩洞里。有时，黄昏时分，听见锣响，家家户户都得把灯吹灭，天长日久，人们都知道了是从太北运来了军火，但白天没有一个人谈论此事，都在为子弟兵保密哩。

刘师长邓政委住在了我家

四月下旬，约摸是二十八前后一两天，大批八路军驻进黄贝坪村，听说是日本侵略军分三路进攻边区，口号是活捉刘伯承。部队来了，其它机关和家属就转移到别的地方。我问老唐哥：“部队这么多干什么？”唐说：“日军三路扫荡根据地。”五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家的角门关了还用木桩顶着，只准从大门进出。又过了一天，从西庄村过来了两个八路军，都戴着草帽，拄着拐棍，一个高个子，一个低个子，低个子的拐棍还有钩钩。常旦则说这是两个大官，是朱德、毛泽东，我说不是，他说是。来到黄贝坪的这两个八路军，住进了我家的北屋，房前屋后架了好几道电话线，还住着一个连的警卫，白天两挺机枪架在门口。我想，过去八路军阎旅长在我家住时只有四个门岗，今天住的官一定比旅长大的多吧。这时，老唐仍然住在我家的西屋。一次，我给老唐送水，看见一二九师合作社杨社长坐在我院南屋的台阶上，个子不高，满脸麻子，他一连报告了几次，北屋里没人吭声，等了两个钟头，中午饭的号吹响了，杨社长才走出院门。所有这一切更使我好奇。一天，老唐在院子的席子上爬着看地图，我蹲下靠近他的耳朵低声问：“老唐哥，堂屋住的什么人？”唐说：“你问这干什么，不要多嘴。”我说：

“你不说，我就要去堂屋看看了。”他说：“你不要进去，住的是刘师长和邓政委。”老唐一再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说。我回答：“一定听你的不对别人讲。”我站起来后想，刘师长带兵打鬼子很有名，我一定要进去瞧瞧。于是，我趁老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军用地图的机会，捏手捏脚地上了堂屋的三级台阶，掀起竹帘进了家，四间房子的墙上挂满了地图，床上铺的也是地图。刘师长戴着眼镜，两人穿的都是草鞋。两位首长没有听见我进去，我正在看稀罕，刘师长指着地图上的一个黑点说：“莲花坪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家？”我在他们身后说：“三两户人家。”邓政委转过身予说：“你这个小鬼为啥进来，快出去。”于是我就跑了出来，老唐批评我不该随随便便进堂屋。

向 黄 岩 方 向 突 围

第二天，来了个大干部，有十二个警卫，挺威武的、后来才知道是一二九师政治部的蔡主任。他没有了双手，一天多时间，蔡主任就和我认识了，他爱和小孩逗笑。

第三天，我听作战科张科长摇电话，一连摇了几次，都接不上话，张科长发脾气了，一连追问了几句：“电话为什么不通！”原来是电话线已被敌人切断了。霎时，军号的达！的达！吹响了。老唐对我说：“吹了集中号，部队要出发了。”我出去看热闹，看见刘师长邓政委都已到了水池边。这时，边府主席杨秀峰从西庄也过来了，村上有好多人都认识杨主席，过去因为黄贝坪的归属问题，群众派代表到边府上访告状，杨主席接见过他们。

部队集中起来后，我村常毛昌，常三新给先头部队当向导出发

了，路线是向北转移。蔡主任对我说：“小鬼，带路吧？”，我问：“到那里去？”蔡主任说：“往黄岩那边去。”黄岩在黄贝坪到涉县的中间，有十几里远。我带的是一二九师司令部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那时，我怕带路回不来，想跟家里大人一块备战逃难，但也感到这些人亲切和蔼，应该送送他们。蔡主任催我说：“咱们快走吧！”我走在最前面，往后一看，全都是骑马的，刘师长，邓政委出村才骑上马。

回来听常毛昌和常三新说，他们带的先头部队里有一个戴礼帽，身穿黑大衫的中年军人，走在先头部队的最前边，从黄贝坪走出几里路后，这个打扮神士模样的人发现山头有了敌人。

情况十分紧张，行进的步伐很快，我在路上碰见常毛昌和常三新已经返回。上到张翰岭已经走出十华里，道路被破坏了两段，每段约摸有一丈几尺长，军马通不过。蔡主任发火了，他问我：“你这小家伙带的什么路？”一口气说了好几遍，我害怕了。我说：“往前边走五里十三村就到黄岩了。”刘师长，邓政委下了马，往前走了几步，邓政委对蔡主任说：“路是我们让破坏的，你批评小鬼有什么用。”邓政委命令后续部队的战士把被褥背包一层一层地垫起来才通过。下山时，首长们都是步行走。夜幕降临了，带路的任务完成了，蔡主任对我说：“小鬼，你的任务完成了，快回家吧。”这时，大批日军已占据了山头。

老唐和我一家人转移奋战

回家路上一溜小跑步，进了村不见一个人影，我知道家里人到安则咀去备战，我和老唐去找家里人，见到家里人我乐滋滋的，没

想到父亲劈头就说：“逃难、逃难，你带着个当兵的怎么能行，日军人来了，不把全家人杀光。”伯父也怕受连累，说：“咱各顾各吧。”全家人正在分辩，看见村上起了火。软善说：“四叔，日本人烧了你家房子，快回去救火。”老唐不回让村救火，我没去成，我的几个哥哥跑回去担水救火，火还没扑灭，发现穿便衣的黑狗队走来，大家机智地直往村外跑。

天明了，寨脑上插起了太阳旗，紧接着传来两声枪响，情况十分紧张。我们全家人还有老唐，决定往贼子凹岩洞转移。上了贼子山，发现山下五尺远一个日本兵，分了好几层，一字形从山下往山顶搜索。眼看敌人要上来了，我们跑进半崖一个洞里，进洞要经过一条很窄的路，侧着身子才可过去，挤的紧紧的也只不过容下二十个人。这时，我母亲脚小走不了山路，我又出洞把母亲接进洞里。老唐和常国时躲在旁边一个小洞里，对面山上的敌人发觉后，朝洞里打了二十多枪，老唐的鞋底打穿了一个小口，没被打伤，这是第四天发生的事。傍晚，敌机飞临圪堆头山上和日本军联络，飞机走后，那边山上响起了号声，山上山下的敌人都去和峪村集中宿营。这里离和峪村很近，怕敌人再来搜山，趁天黑出了洞又往贼子山，到贼子山一看，鸡叫敌人杀吃了，锅也砸烂了，我母亲给八路军缝的衣服统统被抢走了，葫芦里盛的水还在。

几天来喝不到水，嘴唇干的起了皮，柿糠炒面咽不下。于是又往狐子洞转移，那里有我家的地，到了狐子洞全家人钻了洞休息。老唐死活不进洞，我想，老唐的疾病刚刚不再发作，几天来爬山钻洞，身体怎能受得了呢？可巧地里有三棵杏树，枝叶相交，象个大伞，树下有块大石板，我把石板上的杂物清理了一番，用石头垒

了个小窝铺，垫上野草，让老唐躺在里休息。老唐高兴地说：“真是个好别墅。”

葫芦里水喝光了，情况仍没有缓和，老唐取出饼干让我妹妹和弟弟吃。闹了几天水荒，饼干也吃不下，我夜里摸黑到地里找了几条嫩北瓜秧回来，让老唐嚼点湿喉咙。第六天上午，眼看喝不到水，全家人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父亲决意出去找水，提了水葫芦拐过山梁，看见和峪山上安有电网，日本哨兵在打盹，再也不敢往前走了。老唐听后，要去干掉日本哨兵，我们不让他去，怎也说服不了，于是老唐掂上手枪，摘下腰间皮带上的马尾弹，刚走出去几步，我母亲哭着，双手拦住了老唐，哭得老唐心软了，没去成。

转移路上

喜逢子弟兵

经过商量，第六天夜里从狐子洞往西转移。刚出了狐子洞山碣，看见坟坡岭有人走过来，这个人看见我们就说话，我父亲和他接头后，才知道这个人是被日本俘虏，他趁机逃出来的。据这个人说日本指挥官住在和峪，山上安有电网，戒备森严，无论如何不能往老虎咀里去。黄贝坪这边没有日本兵，连老唐共六口人，进村时我们的走法是这样的，我父亲和这个人同路走在前边，中间是妇女我和老唐走在最后。进了黄贝坪村，同路那个人不见了，我们担心出意外，没有停脚，出村到了岩碣上，喝足了水，又到了红土坡，坡上的对面是庄凹，窑上村逃难的赵连城高声唤我：“东善，往那里去。”我答了话。连城又说：“东善，你舅舅在这里，上来吧。”走了一段路，老唐说：“不能上去，你舅父为什么不应声。”停住脚步，我父亲一个人上去，看见庄凹住的是八路军子弟兵，又返下

来把情况对老唐讲了。老唐问：“是谁的部队？”父亲说：“看样子是八路军。”上去后，子弟兵很亲热地接待了我们，老唐和他们讲了各自的番号后，才知道这里住着两个团的兵力。一个战士带路，老唐去见团首长，老唐走了两个小时才回来。等老唐回来，我们随他到团部附近落脚。在山上的窝铺里找了个砂锅，开始做饭。我要吃稠饭，老唐不让，他说：“饿了几夭不能吃稠的，要熬米汤吃。”到山神庙里找来个香炉盛饭，我们轮换喝米汤。

老唐乔装打扮

我子弟兵一路转入内线的两个团，正在寻找战机，待命出击。四周山上的敌人，还在继续搜山。从各处传来的消息，敌人到处烧房杀人，形势还很紧张。老唐说他穿的军服不便再和我们一起转移，要离开我们，单独行动，担心跟上他我们一家受牵连。我听了老唐哥的话坚决不让他走。父亲更是不让，老唐也很为难。为了把老唐掩护好，便他和我们家在一起行动，我父亲脱下了他的外衣让老唐穿上，把脱下的军服打包起来。我父亲对老唐说，我家三口人，加上你成了六口，一旦遇上敌人，你是我的大儿子，东家叫你大哥，为了瞒过敌人，任何情况下你不要吭声，装成个哑吧，必要时用手指划。老唐听了后，爽朗地笑了，他风趣地说：“大伯真是足智多谋，今后你既是家长，又是指挥员了！”老唐乔装打扮后，我们一家六人，往石门山转移找舅父。到了目的地和舅父住在一块，一见面大家又惊又喜，惊的是七、八天来你东我西，不知死活，喜的是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两家人团聚了。在石门住的那些日

子，比较安全，老唐的疾病好多了。

深夜挥泪送亲人

扫荡结束了，我们又重返黄贝坪老家，我和老唐又在西房住着，他的精神很好。一天夜里，老唐一再催我先休息。我问：“老唐哥，每天黑夜咱俩一起休息，今天夜里你有啥事？”老唐说：“没啥事。”我躺下后一直睡不着，偷偷瞅着见他在收拾东西，我暗暗想，是不是日本鬼子又要来扫荡，老唐哥要跑呢？我放心不下，便说：“老唐哥，是不是日本兵又要来了，你准备跑？”唐说：“不是，我一会对你说。”我的睡意完全打消了，老唐的行动引起了我更怀疑。日本侵略军的三光政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得确害怕日军再来，于是，我不相信老唐的话，我要起床找母亲去。当我穿上衣服，老唐问：“弟弟你起床去那里？”我回答：“尿去。”，老唐又说：“咱兄弟俩在一起睡了几十天，从没见你夜里小便，偏今天夜里要撒尿？”我说：“喝的水多啦。”我穿好衣服去找母亲，母亲听说后，穿好衣服来到我的房子里，她一进门便说：“你是不是要走？”老唐说：“妈妈！今天夜里有人接我，我准备告诉你，等一会我就走了。”我听老唐要离开我家，哇地一声哭了，母亲也在掉眼泪，老唐的热泪奇眶而出。这时，我们家的人都起来了。真是兵贵神速，没想到就几分钟，满院都是子弟兵，在满天星斗的深夜，老唐和我家五口人挥泪惜别了。我和父亲把老唐送到村下十字路口，那里有一、二十匹马，还有一个连的八路军。从此，老唐便扬鞭远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又驰骋疆场了！

常国政同志所谈的往事，时间虽然过去四十四年，今天讲起来

仍然娓娓动听，叩人心弦。它虽是几个片断却使人很受教育，正是：

时令更替口碑留，
刘邓功业重千秋，
走笔编史为教化，
继往开来遍神州。

八年来日本法西斯 摧残平顺人民的一笔血账

八年抗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对平顺人民的蹂躏和资财的掠夺，一次比一次残酷，其残暴手段更是无所不有其极，这一难忘的灾难永远烙在我们的记忆中。

一、人口的损失

全县现有人口十万零七千六百七十三人，被敌杀死者四百五十九户，八百三十五人，饿死冻死者八百六十人，病死者七千六百五十一人，造成鳏寡孤独者六百五十三人，被拷打者二千五百七十五人，抓去当壮丁者二百四十五人，负伤者六百人，流离失所的难民一百零五人，旱、水、蝗灾及中毒而死者四千一百二十七人，被奸妇女七百五十一人，被奸后得传染病者九人，八年患病总数，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八千九百二十七人，被敌拷打、枪伤、刀伤而残废者七十五人，被敌放火烧死而绝户者二十二户。

1、惨遭日寇屠杀的干部：干部是民族的精华，是领导群众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⁹¹组织者。八年来，在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站在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人民，同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生死不屈的英勇斗争。许多同志为了祖国的和平，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和严刑拷打下，衔恨千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据统计，全县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村级以上干部约有六十多名。这些同志的光荣殉难，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高度的民族气节。我们要永远记得这笔血账，血账一定要用血来还。

2、光荣捐躯的民兵：“七七事变”后，抗战怒火燃烧到平顺。平顺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捍卫自己的祖国，立即拿起武器，同日寇侵略者展开了搏斗。1939年七月敌人二占长治后，常派兵出击蹂躏我县一带，并利用其爪牙到处煽动组织明暗维持，阴谋里应外合，毁灭我平顺。当时，我县人民自动把多年不用的土枪、土炮、矛枪、大刀搜罗起来，组织了民兵自卫队，协同边区子弟兵——八路军，共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敌人季节性扫荡，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产建设。

八年抗战中，民兵发挥了很大作用。有时民兵单独作战，有时单人独马与敌人搏斗。如五区集林庄刘村民兵陈根则同志，在1944年9月反扫荡时，同敌人肉搏数时，连负六次重伤，不向敌人屈服；和峪村民兵王金庶，在1942年5月反扫荡时，不幸被敌人生俘。敌人想从金庶口里索取我领导机关、部队首长住址和群众空室清野之密洞。因而，对金庶百般威胁拷打。金庶同志始终未有吐露一点真情，反而，诱敌崖边，抱敌指挥官投崖而死。八年中，

民兵不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也同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刽子手惨杀我民兵并不亚于日寇，仅玉峡关一次就无辜杀死我民兵四人。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共牺牲民兵六十四人。

3、惨遭杀害的同胞：八年抗战中，血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平顺人民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践踏，轰炸，枪杀、纵火、烟熏……，无所不为，不知有多少同胞白白牺牲了生命；不知有多少同胞变成了残废失去了健康；也不知有多少同胞至今身上还留着敌人枪杀、刀砍、毒打的伤疤。更惨忍的是还有许多家庭、村庄遭到了敌人的血洗，鸡犬不留，残酷至甚。1939年3月6日正午，敌机两架，轮番轰炸我县城，五百多公斤重的炸弹，霎时投下十余颗。房屋、财产大部被炸毁、燃烧。火舌蔓延，黑烟盖地，人畜死伤更惨。有一个窑洞内藏着十八个群众，三头牲口，被一颗炸弹炸塌后，全部牺牲。范年平全家七口人，除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外，全被炸死。有的被炸断四肢；有的没有了头；有的胸腹大开，血淋的肚肠飞挂树梢；尸骨遍地、殷血成河，其情之惨，难以形容。1940年11月11日，孝文村遭受敌人空前洗劫，一次牺牲群众四十二人，受伤七人，被奸一人。敌人残杀手段之毒辣，更是千古未有。吴根秃、吴脏孩、吴大鱼、苗和气、吴小鱼等人，被敌人生俘后用机枪“点了名”；吴金娥等四人，活活被敌人堵在室内，纵火烧死；八、九岁的小闺女吴苗则，被敌人用刺刀从腰部穿过，架在空中，作跳马游戏。苗则疼痛难忍、放声大哭，万恶的敌人却幸灾乐祸，狰狞大笑。野兽们到玩无兴味时，又竟将这个无辜的女儿抛进火坑、活活烧死、看！敌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毒辣！敌人的这种暴行，我们永世不能忘掉。

4、平顺妇女的眼泪：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们，是无所不为的。八年中。我县妇女遭受野兽们的蹂躏，更是悲惨。不知有多少善良的妇女，被敌人杀害污辱。1944年元月十五日，敌人扫荡我县，仅在王庄一个村，敌人就奸污了三十二个妇女，有的妇女被十几个敌人轮奸。轮奸后，不醒人事。更残忍的是敌人在三区侯壁扫荡时，抓住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无有一点人性的野兽们，竟用刺刀把这个女孩的裤带挑断，全身衣服剥光，残忍地加以污辱。

5、战争带来的疾病死亡：日本法西斯对我平顺人民施以的“三光政策”，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残酷。敌人所到之处，鸡犬不宁，草木皆毁。群众逃难山野，居无定处，食无定时，风侵雨袭。因而，疾病发生，时疫蔓延，尤以兽疥疮为数至巨。有的村群众身患疥疮者，占到总人口的65%以上。且许多人长年害疮，直到现在，有不少人还未摆脱疥疮的纠缠。患其它病者亦甚多，据今春在五区了解，患病人数竟达一千七百多人，占全区的10%还多。由于常年害病，身体衰弱，造成死亡者也相当严重。据七区调查，儿童因“糠疮”等病死亡者四百零二人，青年因病死亡者一百九十五人。

二、资财的损失

八年战争中，我县人民资财的损失相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被敌人烧毁房屋有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三间，每间按三万元计（货币系冀钞，下同）共拆款四亿七千八百八十九万元；损失粮食五十六万二千零四十四石三斗一升，每石以四千元计，共款二十一亿四千八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八十四元；损失衣服六万零五百九十六件，每件以一千八百元计，共一亿一千八百九十七万七千二百四十元；被抢劫烧死猪、鸡、兔等家畜家禽，共拆款一亿零七百四十四

万元；共损失家俱四万四千六百八十八件，每件平均八百元，共一千五百三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元。以上各项共计损失款二十八亿六千八百七十九万九千五百四十八元。

1942年12月敌人扫荡我县，每到一处，即大肆放火，烧房屋，毁家俱。城关十分之四的房屋被烧的片瓦不存（不包括县政府，公安局，区公所被烧毁的房子），五十多户群众无有存身之地；1942年敌人扫荡山区，在和峪一个村就烧毁房子六百四十三间；在王庄纵火烧房，火光映照二十余里。总之，敌人每到一处，就要进行血腥的烧杀抢劫。整洁的村庄，一经敌人兽蹄的践踏后，就马上变成了废墟。由于敌人的不断扫荡，我县各地市场也遭到了严重破坏。1940年敌人扫荡城关时，一次抢走各商号货物五千五百四十三件，合洋一百零八万六千元，仅天聚恒一家，即损失了二十多万元的货物。敌人的掠夺洗劫，并没有吓倒英雄的平朔人民；反而更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愤怒。在党的领导下，八年中，始终同敌人进行着英勇斗争。

三、生产上的损失

首先是畜力和农具的破坏。战前，全县共有牲口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五头。八年中，被敌人杀害了四百零一头，抢走一千九百七十五头，共二千三百七十六头。每头以五万元计，共款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万元。各种农具共损失七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件，每件以八百元计，共六千二百三十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元。1942年5月敌人扫荡我县，在和峪一个村即抢走骡子三头，牛、驴三十三头，共计洋一百六十五万元，损坏犁、耧、耨、耙等大小农具七百二十件，共折款一百一十五万元。这仅是和峪一个村的调查统计，而且，又是农具

耕畜，如果，加上其他损失，数字将会更大更大。

其次，敌人侵占我五区之郭村、王村、南垂等村时，建碉堡，修公路，不仅霸占良田甚多，而且经常抓差，让给他劳役，据不完全统计，共用工五十九万个之多。每工折小米十斤，共五百九十万斤。

再次，由于敌人的扫荡和不断对我区边沿村的蚕蚀侵扰，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土地荒无，产量下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四、文教事业的残摧

我县由于山岭阻隔，交通不便。文化事业一向落后。抗战初期，全县共有初小一百九十四所，高小五所，民族教育馆一座。八年战争中，被日寇全部烧毁，校内设备大部也被毁坏，直到现在高、初小学仍然借住民房。被烧毁的学校以最低限度计算，高小一所平均四十间，初小十间，民众教育馆也按十间，每间房修建费以三万元计，共需款六千四百五十万元。如将学校被毁之图书仪器、桌凳等设备加上，则需款更多。此外，日本法西斯对我县人民的精神奴化及摧残也是相当可刻的。

敌人的残酷扫荡和“三光”政策的施行，并没有把英雄的平顺人民压服，相反地使广大人民的革命意志锻炼的更坚强，反侵略者的怒火更高涨。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如盘石。八年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生死斗争，终于打败了日寇，取得了最后胜利。目前，全县各地人民正在积极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

一九四七年整理

（选自《平顺资料汇集》）